

蓬佩奧勿再亂放厥詞對香港指手畫腳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發表公開講話時提到，香港半年來形勢讓人揪心，熱切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昨日回應稱，所謂「正軌」應該是北京履行《中英聯

合聲明》，遵守維繫香港獨立法治、自由的承諾。蓬佩奧此番話，暴露美國不尊重歷史，不尊重國際法，還想當世界霸主。奉勸蓬佩奧不要再混淆視聽，搞亂香港。

張樂

英聯合聲明》來作「尚方寶劍」，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沒有任何角色，更不需要美國向香港提供任何意見。

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中英雙方成立了聯合聯絡小組，也只是聯絡機構而已，沒有任何監督權、行政和司法管理權。最關鍵的是，此聯絡小組的工作至2000年1月1日為止，即廿年前的事。香港回歸祖國，《中英聯合聲明》就完成了歷史使命。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得到很好的落實。蓬佩奧等美英政客，動輒搬出《中英聯合聲明》對中央和特區政府指指點點，不尊重歷史，也不尊重香港回歸後的憲制秩序，混淆是非，搞亂香港，居心不良。

美國在反修例風波上，已經不是第一次對香港打

「開口牌」。特區政府啟動修訂逃犯條例後，美國國務院多次有恃無恐地干預特區政府修例。除了透過外交途徑向香港施壓外，美國亦透過所謂的人權組織，來港進行大規模滲透，教導黑衣暴徒如何在香港策動一場「時代革命」；還有，美國透過不同組織的戶口，存入大量資金，為暴徒提供足夠「彈藥」。美國就是希望搞亂香港，香港越亂越好，美國就可以香港作為籌碼，遏止中國發展，在貿易戰中拿到更多利益。但是，美國的如意算盤打不響，美國低估中央和廣大港人反對外力干預的反制。

國際關係的一條金科玉律，就是當一國家國內矛盾難以調和，尤其是當權者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壓力時，往往會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借故生事，目的是轉移視線，把國內矛盾轉移至國外。

搞「長臂管轄」世人反感

去年10月底，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了彈劾特朗普的決議。特朗普、蓬佩奧開始到處搬弄是非，向其他國家作出挑釁，目的就是要轉移國內反特朗普的情緒，避開彈劾調查。另外，特朗普在國內的民望不斷下滑，國民已經對其霸道氣焰和出爾反爾的態度越來越感到極之不滿。特朗普企圖借「外部事件」挽回民望，甚至成功連任。

香港反修例風波之亂，港人受够，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蓬佩奧護主心切，又再對香港問題大放厥詞，只會增加港人的反感。美國請管好自己事，不要再搞「長臂管轄」，不要搞國家恐怖主義暗殺別國官員，讓世界重回和平發展的正軌。

新科「黃議員」小心 no zuo no die

吳志隆 就是敢言副主席



事事關心 新一年，非建制政治勢力領風騷的區議會陸續開鑼，開局氣氛充滿高度政治化與針對性：葵青區議會首次會議高唱具「港獨」意味的《願榮光歸香港》，元朗、油尖旺區議會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動議，西貢區議會設「反修例小組」等等……

凡事有度，適可而止

這種情況是筆者的意料中事，畢竟非建制力量在去年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中取得破天荒的佳績，與過往大半年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氣氛密不可分。對於一批在這次選舉中意外勝選的素人議員來說，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氣氛簡直就是「救命仙丹」，維持高政治氣氛才可以繼續凝聚社會支持度，為今年的立法會選戰爭取更大勝利。據筆者與個別非建制從政者的互動中了解到，他們是這樣預想未來的。

不過，選民是這樣想的嗎？筆者想起《論語》中的這段：「凡事有度，適可而止，過猶不及，物極必反」，即便是優點，過了頭也會壞事，愛

護子女是美德，但過度的幫助卻可能是溺愛；即便是美德，過了頭也會顯得不美，講禮貌是美德，但過了度便可能被視為虛偽，只有恰到好處，才是完美。政治與民主，一樣的道理。

香港政制有兩級議會制度，立法會處理社會意識形態、公共開支等高政治性的議題。而區議會，根據《香港法例》第547章所規定，區議會是一個以社區為服務對象的諮詢組織，包括就有關地方行政區內的福利事宜、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地區公共工程和社區活動的公帑運用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在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區內環境改善事務、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以及社區活動。

不作死就不會死

自有區議會以來，建制派與非建制派對民生政策、政治議題的把控上各具專擅。2003年非建制派大勝卻因為只叫政治口號尸素餐，最終在後來的選舉中此消彼長，但到建制派獨領風騷的2015年，卻又因為過度迴避政治議題而

招致大敗。一輪的此消彼長之後，說明選民的投票行為是由多種複雜的因素決定的，更說明政治、民生都是區議會選舉中不能迴避的因素，但孰輕孰重卻沒有定數。選舉前後的重大政治事件固然會影響選舉結果，但若以為維持那種強大的政治氣氛便可繼續維持高支持率，這恐怕是一廂情願。

觀察多個區議會的「起手勢」，刻意挑起政治議題凝聚焦點，是當前一批非建制政治人物的共同思維，在區議會層面刻意操作高政治性的話題以顯示自己的政治能量，諸如要求特首要去武漢「視察疫情」、要求警方承認「警暴」、為示威者默哀等等。

「凡事有度，適可而止」有個更潮流的說法，叫做「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會死），這句由內地網民們自創，英文與普通話拼音混雜的俚語，早在2014年就已火遍全球，更被美國俚語詞典Urban Dictionary收錄為當年的新詞。這句潮語幽默地說出一句真理：過度操作政治議題，終將為政治議題所害！



驅趕「水貨客」害人害己

趙陽



獅山菁萃 臨近春節，許多內地旅客選擇來港「辦年貨」，唯有示威者在「水貨客」的遊行，並揚言驅趕內地旅客。剛剛過去的周末，上水的示威遊行不出意外地被再次騎劫，遊行最終演變成衝突；黑衣人在上水中心附近設置傘陣包圍途人，破壞社會安寧；警察出手執法，黑衣人竟然多次衝擊警方防線，甚至向上水警署投擲汽油彈。

好一個「和你行」！這分明是披着「遊行」這個合法的外衣，公然地「暴力違法」。這樣的行徑，在過去的半年時間裡，已經多次在香港的街頭上演，暴力行為不但威脅市民的人身安全，更破壞了城市的環境。譴責暴行的同時，我更想問一問那些遊行隊伍中的人們：你們真的明白「驅趕水客」意味着什麼嗎？

首先，這是在害人。所謂的「水貨客」，是貨真價實的購買力。他們出於對「香港品質」的信任，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來香港採購各

種商品，帶動了香港的零售業，從某種程度上繁榮了香港的經濟。有一個道理顯而易見：沒有購銷兩旺，哪裡來的經濟繁榮？沒有經濟繁榮，市民又要靠什麼維持生計？店鋪擔心殃及池魚，早早地閉門謝客，殊不知這「每一扇關閉的門」背後，都是一個本應該帶着幸福感和獲得感過個好年的家庭。「驅趕水貨客」，既害了來港採購的「財神」，又害了本地謀生的「萬千家庭」，而且還不止於表面上的這些關閉的門：餐飲、物流、交通等與之相關的行業，都會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客人害怕，要麼不來，要麼來了之後匆匆離去不肯停留，那些原本熱鬧的茶餐廳怎麼可能不跟着倒霉呢？

其次，這是害己。持續數月的亂象，不但令特區政府財政收入減少，更削弱了公共服務資源。一個城市的整體運作，需要的是各方面的平穩運行，各界各領域的協同努力，需要的是安定的環境。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國際成就是幾

代人艱辛建立的成果，如果香港的國際評分越來越低，不再是一個適合投資和發展的城市，公共服務資源質素就會越來越差，那麼，生活在這裡的人及其子孫後代，都會深受其害。遊行隊伍中的人們，我並不認為你們真心要傷害自己的家園，但倘若你沒有意識到「驅趕水客」就是在破壞環境、破壞未來，就可能會助紂為虐，成為政治算計的犧牲品。

第三，要加強引導。「驅趕水貨客」由來已久。上水地區的居民對於客流量過大帶來的環境問題有意見可以理解，當區區議員應該在改進治理上獻計獻策，比如，通過引導和規範遊客的行為習慣來保護環境衛生；通過加強秩序維護來確保在客流量激增的時期營商環境平穩有序。遺憾的是，周末的上水遊行，帶頭的就是區議員，如果我們的區議員能做的是「只添亂，不辦事」、「只火上澆油，不解決問題」的話，香港的發展又從何談起呢？

利用 CEPA 優勢 為港青拓出路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加速發展，國務院去年12月9日公佈的「推進貿易高品質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不僅着重將香港、澳門融入大灣區發展格局，並宣佈將CEPA擴大開放的優惠措施，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先行先試，推動大灣區全面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意見」推出六大方面27項具體措施，涵蓋消費、流通、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等重点領域。包括支持廣東自貿試驗區率先探索與港澳經貿規則對接，帶動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支持香港、澳門參與大灣區珠三角九個城市市場體系建設和消費升級等，「意見」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商務發展建設的政策指引。

以發展紓緩香港深層次矛盾

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去年12月9日在國新辦發佈會表示，為推進大灣區在區內和區域間的融通與聯動，商務部牽頭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經貿專責小組，提出《關於商務領域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將CEPA擴大開放的優惠措施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先行先試，助力大灣區全面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CEPA推出至今已逾16年，一直是內地開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貿易協議，也是內地和香港經貿合作的重要平台。CEPA不斷升級是兩地經貿合作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的具體表現，這不僅是香港抵禦風險、戰

勝挑戰的底氣所在，亦是香港探索發展新路徑、尋找發展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的機遇所在。相信有中央的堅定支持，特區政府積極作為，香港一定能夠渡過目前的難關。

去年2月，醞釀多時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綱要明確制定大灣區具體發展目標，其中目標於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能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能夠向深入廣泛，要發展出「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並盼於2035年能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去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開局之年，但香港因修例風波的影響，白白耽擱了10個月的時間。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特區政府應把CEPA制度優勢轉化為競爭力，讓人員、貨物、資金和信息加速自由流動，借力大灣區在科研、創新與製造業上的優勢，帶動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促進產業多元化，利用大灣區廣闊的腹地，為香港青年開拓更多出路，紓緩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深化 CEPA 大灣區先行先試

去年11月21日，關於修訂「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協議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修訂協議在多領域大幅提升內地服務貿易對香港的開放水平，進一步降低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

場的門檻，也包括部分在灣區珠三角九市先行先試的開放措施，例如優化由香港入境的外國旅遊團進入珠三角和汕頭市停留144小時免辦簽證政策、增加入境口岸、擴大停留區域等。修訂協議將於今年6月1日起實施。下一步商務部還將積極培育外貿新業態新模式，增設一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積極擴大進口，持續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切實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

將CEPA擴大開放的優惠措施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先行先試，涵蓋香港的優勢服務產業，包括金融、法律、影視電影、旅遊服務建築等，拓寬香港專業人士特別是青年一代在內地發展的空間，彰顯中央堅定不移惠港挺港。而美國所謂香港人權法案簽署成法，干預香港事務，縱容暴力亂港。中央以具引領性的、實實在在的政策措施支持香港，而美國借人權民主之名，行干預香港之實，兩者對比何其鮮明。兩相比較，廣大市民特別是香港青年自然能夠看清誰愛港誰害港。

特區政府、香港各界尤其是青年團體，要幫助香港青年加深對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市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認識，協助他們訂立未來工作方向、累積工作經驗和建立人脈網絡，增強創業和就業優勢。尤其針對有意到粵港澳大灣區就業或創業的香港青年所遇到的問題和障礙，提出具體可行建議，從而為香港青年的事業發展，提供更多選擇。



特朗普下令擊殺蘇萊馬尼 美國必失伊拉克？



許楨

名家時評 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由駐伊拉克美軍派出武裝無人機，擊殺了伊朗「聖城旅」的將領蘇萊馬尼。就在該位伊朗軍事領袖魂歸故鄉之際，伊朗軍隊果然不食其言，以數十枚導彈、火箭，攻擊了美軍在伊拉克的基地。而在此前，特朗普就警告，已鎖定了伊朗起碼52處地點，作為對方一旦報復的轟炸目標。

一時間，不只中東戰端又起，美國之內朝野兩黨之間、白宮與五角大樓之間，也出現新暗湧。仍然由華府主導的環球大局，從其開局可見，2020年注定比去年更難消停。美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軍力，仍執世界牛耳；然而，其相對優勢，已江河日下。世界大勢，就介乎於群雄並立到群雄並起之間。愈是如此，白宮以力壓人、而非服人的本能衝動就愈益強烈。

無論特朗普能否連任，自2020年始，超級大國與地區強國的碰撞，只會愈演愈烈。特朗普的個人因素，不能說完全不用考慮，但在此格局下，恐怕已屬次要。從小布什第二個任期始，美國外交、軍事、情報力量就有從伊拉克抽身之勢。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上任，相關動作的速度和幅度，只是在持續加大而已。

一方面，這與美國大力發展頁岩油、頁岩氣開採技術與產業相關，美國前所未見地得以擺脫對中東產油國的依賴；另一方面，美國也要騰出手來，在烏克蘭、波羅的海進一步壓制俄羅斯。

很明顯，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東一線的抵抗，以及南下敘利亞，與伊朗聯手外線作戰，背後都有美國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是奧巴馬的外交、國防戰略，造就了眼前從烏東經黑海、高加索到中東的「一線風景」。

回首小布什侵略伊拉克、摧毀薩達姆政權，終於先後為極端武裝和伊朗、俄羅斯打開了戰略空間。其實，早在「達伊莎」（DAESH，又被稱為「伊斯蘭國」）走向衰敗之前，同樣由什葉派主導的兩伊政權，就有越走越近之勢。亦因此，我們得以看到，為何在蘇萊馬尼被殺之後，伊拉克國會與總理立即要求美軍等西方部隊撤離。

然而，美國領導的聯軍及受其支持的當地部隊，不只失去了在敘利亞的優勢；與土耳其、庫爾德人的互動，歐美也兩面不討好，俄軍反而在敘利亞站穩了陣腳。

毋庸置疑，假如美、英、法等國軍隊，果真因為特朗普魯莽殺人，導致伊拉克全面倒向伊朗甚或俄國；那麼，從小布什到特朗普兩任共和黨總統的中東政策，真可謂全盤皆輸了。

青年議政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社會發展穩步上揚，就經濟而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中國已在2014年經濟總量超越美國，140年來重回世界第一。國力逐漸強盛，作為國民理應與有榮焉，但落後的百餘年已經將我們中華文明5,000年建立的自信洗刷得一乾二淨，淪落至清末嚴復更認為：「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矣。」連國家統一都變成批判為落後的原因，文化自信蕩然無存。

筆者經常在中國歷史課上與學生分享，自古以來，當我們國家強大的時候，八方來朝，附近的國家成為我們的藩屬國，而非殖民，有着政治自主但同時享受着與我們貿易獲利，不少更融入了漢字文化圈。而現今今日不少還是「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

筆者聖誕假期選擇了去陽光與海灘的越南富國島旅行，越南既是「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同時也是古代我國其中一個藩屬國。旅行前網上搜尋越南當地文化特色，才赫然發現原來越南文自古以來基本上都是用漢字表示，甚或以漢字為基礎創立出喃字，直至17世紀淪為法國殖民地引入羅馬字標記才創立今天使用的越南文。筆者在當地導遊的介紹中發現，原來不少國家名稱的越南文讀音與我們粵語有着驚人的相似，估計這與漢字由趙佗的南越國統治時傳入越南相互影響也是有一定關係。但可惜的是，越南運用了羅馬字標記文字後就做徹底底與以往的古典割裂了，無法再從安南歷史上優美的文學作品感受以往昔日風華。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擔負着延續、傳遞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從人類文明史而言，民族的滅亡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國土的喪失，二就是文化的衰亡。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曾言：「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筆者以為，弱國不但在國際上被列強欺壓，毫無話語權，更可怕的是連自己國家留下的一點文字、語言的尊嚴都會被剝削，甚至被自身知識分子否定其文化的存在價值。新文化運動中不少學者都曾提出將漢字拉丁化以便迎接現代化。筆者在英國讀發展學的時候不時與同學、教授爭辯，現代化是否就必須等於西方化，作為擁有5,000年歷史文化的泱泱大國，「文化自信」應當是我們的「根」！